

另类黑色幽默

写尽官场小人物的酸甜苦辣  
一个办公室主任的出轨之路、  
升迁之途

# 仕途



杨华团◎著

新华出版社

杨华团◎著

# 仕途

新华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仕途 / 杨华团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9.5

ISBN 978-7-5011-8790-4

I. 仕… II. 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65611号

## 仕途

---

策 划: 胡 杨

责任编辑: 韩 芳

装帧设计: 李彦生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网 址: <http://press.xinhuanet.com>      <http://www.xinhupub.com>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 编: 10004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4

字 数: 258千字

版 次: 2009年5月第一版

印 次: 2009年5月第一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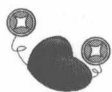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7-5011-8790-4

定 价: 28.00元

---

本社购书热线: (010) 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电话: (010) 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 (010) 69559371



## “肚子叫领导练了拳了”

突然就有了某种感觉。这种感觉是来自身体内部的一种信号，翻译出来就是：内急的问题需要马上解决。

美味佳肴吃得舒畅，又喝了那么多啤酒，肚子难免会有憋胀下垂的感觉。水火无情，我急惶惶离席，寻找能解决问题的去处。

服务小姐面带微笑为我指引方向。

洗手间里没有坐便器，只有蹲坑，可见这家酒店在追求高档次方面仍大有潜力可挖。我蹲下来，经历过一阵酣畅淋漓之后，不经意就看见茅坑隔断的木门板上用碳素笔写着一句话：“您千万不要向左看！”这话勾起我的好奇心，有啥不能看的？我偏看。一看，左面挡板上写的是：“您千万千万不能向右看！”咦，怪了，右面还能有啥？什么样的厕所文学我没见过？我再把头朝右转，右面挡板墙上写的是：“您干吗左顾右盼？”

奶奶的！我哑然失笑。这种并无恶意的恶作剧颇有幽默效应，它比起厕所里常见的淫秽打油诗要高档一些。拉屎的过程本无聊，搞些创作以排遣寂寞，应该应该。

每每在外面吃大餐，我就会想起故乡乡亲斥责饕餮贪吃的一句话：吃个驴×大张嘴。

公款吃喝是经常的，故而没啥不好意思，说吃就吃，冠冕堂皇地为革命工作而“驴×大张嘴”。迎来送往，答谢应酬，联系业务，润滑感情，投桃报李，礼尚往来，任何一个天经地义或者人为制造的理由都是吃大餐的依据。尽管是在大西北的一座小城市里，一桌酒席照样超过千元甚至更多，基本上是一顿饭吃掉一头牛。没见过大世面的我每每回到老家，看到父辈乡邻们过的日子，就会觉得城里人天天都在造孽。这些年反腐倡廉不住地念叨，贪官污吏也陆陆续续有栽了甚至毙了的，但请客吃饭根本算不上什么，礼尚往来是我们伟大民族的光荣传统，上级规定的餐饮招待标准基本上也是一纸空文，超过标准了在发票上变通一下也就成合法的了。城市人，尤其是官场上的人所做的事情，假如拿到农村去让乡亲们评价，他们肯定觉得匪夷所思。这只是城乡差别的表现形式之一。城市人一旦成了城市人，首先就学会了耍阔，个个都忘了自

己的爹娘和爷爷奶奶祖爷爷祖奶奶都是农村人。城市人整个是农村人的不肖子孙！尽管笼统地这样讲有失偏颇，但我依旧经常这样想。

想这些做啥呢？没用。大吃大喝这些事又不是吾辈能管的，不吃白不吃，白吃谁不吃？

解决完肚子里人为制造出来的问题，再回到吃饭的包间，洗手间板壁文学的幽默效应还挂在我脸上。一起吃饭的领导和同志们看我笑模笑样的，自然就有了探询的兴致。

“赵主任，你碰见美眉啦？”

我未置可否。

“你跑到女厕所去啦？”

我仍然笑模笑样的，不说话。

“上一趟厕所还变得深沉起来了？罚酒罚酒，让你心里美不跟大家分享。喝，来来来，喝了，一口闷。”姓焦的副局长整了一满杯啤酒，直接弄到我嘴上，做出要灌的架势。

“焦局长你非要让我喝？喝就喝，多大个事儿！”我心里窝火，脸上却努力挤出笑容，然后把杯子从焦副局长手里接过来，自主地大口大口喝，脸上故意做出痛苦的表情，很夸张。不过肚子确实已经被啤酒灌得鼓胀，气球一样，要不是刚才在洗手间腾出了一点空儿，恐怕要胀得爆开。这些当头儿的，官大一级压死人，说叫我喝我就得喝，还得把厌烦隐藏起来。尤其姓焦的这混蛋，平时见了白酒不要命，今儿却不知哪根筋抽的，非要让大家喝啤酒，他自己又赖着不喝，把别人都往死里灌。有本事咱来白酒，爷爷跟你单兵较量，把你不整到桌子下面去才怪！啤酒占地方，醉倒是不会醉，却能把人撑死，喝多了那味道比马尿也好不到哪儿去。看阵势大概还要喝下去，今儿不把这臭皮囊撑破看来都难过关。

喝酒比给这些人写讲话稿还难受。谁让我是办公室主任呢？

办公室主任就是这样的角色。身子是公家的，所谓上班就是让领导拨着陀螺一般团团转，眼窝一睁，忙到熄灯，东奔西跑，丢鞋掉帽，但就是不知道忙了些什么，年终总结工作，别人都一二三四五六七，一套一套的，唯有办公室死活说不清平常那么忙都有些啥名堂，更谈不上有显赫的成绩，不挨板子就是伟大胜利，不受处罚就是烧了高香。脑袋也是旁人的，领导说啥就是啥，叫你往东你不能往西，叫你制猫你不能骗鸡，说是职责上有“参谋”的功用，但是你认真“参谋”一下试试，你比领导还有思想，还尿得高，那不是找残废吗？不管文采如何经常还要写呀写，坐在电脑桌前跟个人似的，但写出的文章都

是狗屁，言不由衷，没有一句是自己本来想说的话，天下文章一大抄，东拼西凑，空话大话假话套话，先折磨自己然后再让领导拿去折磨别人，罪孽大了去了！就连肚子也是公家的，经常要为各种各样的事情去应酬，不仅要鞍前马后地跑，联系安排请人接人，还要责无旁贷地去作陪去参与，领导叫你吃就得吃，叫你喝就得喝，不仅不能推托不能犹豫，还要义无反顾，就像董存瑞炸碉堡黄继光堵枪眼一样勇往直前。吃饭喝酒的理由五花八门，饭局多得让你应接不暇，长此以往连吃带喝，吃得你肠肥脑满，喝得你肝上长脂肪，血液里都是油，稠得流不动，隔三差五还会醉得不省人事吐得翻江倒海，让你十分想念跟老婆孩子一起吃家常饭。

最近机关流传着几句话描述我干的这类角色，说“脑子叫领导骗了传了，肚子叫领导练了拳了，票子叫领导赢了钱了，妻子叫领导解了馋了”，损是损点儿，但也有几分传神。办公室主任这活儿简直不是人干的。

“再喝再喝！”姓焦的动作倒快，没看见他倒酒，手里变魔法似的又有了一满杯，要往我的嘴边送：“罚酒哪有只罚一杯的，三杯三杯！”

我强压住就要涌上来的啤酒，打了一个嗝。我用左手捂住嘴，右手摇摆着表示确实不能再喝了。

“不行不行，你先把这一杯喝了，要是表现好，下一杯可以考虑让你象征性地来一下。”焦副局长确实是领导的口气，在酒桌上他也时时不忘自己“尊贵”的身份，时时不忘欺负我这个年龄比他还大三两岁的下属。姓焦的，我借用一下当地农民兄弟骂人的话，你简直是“驴日的，马下的，骡子堆里长大的”——杂种一个嘛！

“喝，喝，快点喝！”姓焦的不依不饶。别的人，包括我们单位的一把手曹局长都跟着耍猴儿似的看着焦副局长出我的洋相。我一下子觉得很屈辱。

“拿来，我喝。”我脸上有些挂不住，眼睛就瞪得大了，声音也提高了。我一把从焦副局长手里抢过玻璃杯，仰起脖子，大口大口吞咽马尿一样的啤酒。

就在我手里这一大杯啤酒即将被喝完的时候，我的胃作出强烈反应，不与我商量就急剧收缩，刚刚喝下去的啤酒连同胃里原有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就不可遏止地喷了出来。这些内容丰富五彩斑斓的喷溅物主要的目标竟然是焦副局长油光水滑的脸、发型考究的头以及面料做工都很高档的西服衬衣。这与我下意识地控制喷吐方向、有意识地发泄不满有一定的关系。

于是事情弄得很糟糕。

“对不起、对不起，焦局长。赶紧赶紧，我陪你去洗，衣服我也给您干洗一回。对不起、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我抓起桌上的餐巾擦了擦嘴巴，一秒钟也

没有耽搁，赶紧十分谦恭地向焦副局长道歉，表情和态度十二万分诚恳。我毕竟从政多年了，练就了迅速变脸和轻贱自己的基本功，让焦副局长怒也不是不怒也不是，最终只能把恼怒收起来，否则他会更没有面子，有形无形的损失会更大。姓焦的总体来看也不是傻子，弄了一头一脸一身的污秽也是他自找。

把头和脸搽得基本干净了，西服卷吧卷吧装进一个塑料袋里交给我负责，衬衣上的污渍擦一擦也几乎不留痕迹了，姓焦的依旧人模狗样。

“来，赵主任，这下我跟你好好喝一阵子。就咱俩单兵较量，划拳喝。你酒量比我大，咱俩谁醉了都是活该。你敢不敢？”焦副局长还是要找回面子，又跟我擦上了。

“那有什么敢不敢？你是领导嘛。‘领导在上我在下，你说几下就几下’，我奉陪就是了。”我半是认真半是调侃地说，“不过，我建议咱们改喝白酒。啤酒我实在难以下咽了。”

“那不行。今天不许喝白酒。两种酒掺着喝更难喝，更容易醉，你连这都不懂？”

“那，领导喝啤酒，我喝白酒。你用啤酒杯，我用白酒杯，还是一对一。我宁愿这样喝。”

啤酒杯是大的玻璃杯，白酒杯是容量大约八钱的小高脚杯，两者相比，论酒精含量喝白酒的还是吃亏。

“不行不行，还继续喝啤酒。你已经‘现场直播’了，大不了让你再‘播’一回，我身上的衣服反正也脏了，再让你吐上了我就光身子跟你喝。”

这混蛋看来报复心太强，成心要让我继续出洋相。

我振作精神，义无反顾，沉着应战。刚才的“现场直播”缓解了肚子的鼓胀，论酒量我离醉倒还有十万八千里，取胜的关键在于拳上要赢。以往但凡上了场子，我总是给所有的领导留面子，划拳遇上强的还可以认真较量，遇上弱的就忍让三分，还要让对方浑然不觉，今天既然已经这样了，就跟姓焦的认真较量一番。

真枪真刀的较量，结果我没醉，焦副局长却眼睛直了，舌头打不了弯，肚子也眼见得鼓起来，憋胀的程度跟我彼此彼此。后来他也吐得一塌糊涂，只不过人家捂着嘴跑到了洗手间，比我的“现场直播”要有面子些。回来以后他一手捂着嘴，一手指着我的鼻子：“真有你的，赵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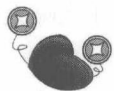
今天看来我非得把这位顶头上司给得罪了！不过，我是身不由己啊。好在今天的饭局只是本单位一帮人找了个不是理由的理由，团伙占公家的便宜，桌上没有外人，肉烂了都在锅里，焦副局丢人也丢不到社会上去，最多是让伺候吃



饭的小姐看见了丑态而已。

管他呢，先放开了搞，大不了事后再做些善后工作。对类似焦副局长这样的领导也需要胡萝卜加大棒，只不过大棒要用好看的套子包裹起来，也许他还不至于因为喝酒较劲的事情给我小鞋穿吧？但我心里终究还是有点儿忐忑不安。

谁也没有料到，更大的问题出在饭后。焦副局长喝醉酒搞出了更大的动静，把我们单位一把手以及所有出席宴会的人都惊得要跌跟头。



## 我眼睁睁地看着车祸发生

焦副局长大大地厉害！他饮酒过量，后来就醉到了不知醉、不承认醉的程度，一直叫喊着“喝，再喝，我没醉”，一直赖着黏糊着不愿意离开酒桌，人见人烦。曹局长和其他人相继都抽身走了，把这混蛋留给了我和司机小詹。吵吵嚷嚷拉拉扯扯黏黏糊糊很长时间，到了最后，我和小詹不得不咬牙忍受着焦副局长嘴里骂骂咧咧的脏话，一人架着他一条胳膊，硬把这家伙弄到了小车上。

“赵、赵主任你、你不够意思！我、我还没喝好呢，你、你就不陪我喝了？你、你以为我、我醉了？没醉，老子是、是轻易能醉的人吗？我、我喝白酒，一人喝一瓶！啤酒、啤酒能醉人吗？我一人能、能喝两扎，两扎！走，咱再上你家喝、喝去。看、看谁先趴下。你、你刚才就吐了，吐了！‘现场直播’，吐了我一身！你、你小样儿！哈哈哈哈哈，小样儿！喝，咱找个地方接着喝……”

“你厉害，你厉害。焦局长就是厉害，我哪里是你的对手？我服输，服输，我甘拜下风，该行了吧？”我不无讥讽地说。只可惜这时候他根本听不明白。

“你、你小样儿！”

“我小样儿，小样儿……”

“小詹你让开。你拿过来吧你！”姓焦的酒喝大了，劲儿也显得特别大，我一没把拉住，他从后排座位跃起，再从前排两个座位中间穿过，将司机小詹向右一扒拉，自己竟坐到了司机的位置上，抢过了方向盘，“我开！我、我来开车。叫你们看、看我醉了没有。”

“不行。焦局长，你不能开车。”司机小詹一下子着急了，扒拉着焦副局，要抢回方向盘。

“去！你、你这个东西，还没大没小了？我是谁？你是谁？我、我是局、局



长，副局长也、也是局长。你、你不就是一开车的吗？你敢不听我的？你还、还想混不想混了？”

“主任，你看这……”小詹向我求援。

“焦局长，你开什么玩笑呢？你们领导规定的，司机要是把方向盘交给别人，就让他们下岗呢。再说，你确实喝高了。”我很严肃地大声地对姓焦的说。我这阵儿已经顾不上是不是会得罪他了，安全第一呀。

“我、我是领导，还是你是领导？你、你说！办公室主任是做啥的？就、就是为领导服务的。司机不听我的，我叫他下岗！你信不信？你、你赵主任敢跟我作对，你也没有好日子过。你、你信不信？”姓焦的指着我的鼻子大喊大叫。他借着酒劲儿横行霸道，我竟不知道怎样对付了。

“小詹，我给你说，你不能让他开。出了事情咱俩都脱不了干系。”我只好寄希望于司机小詹。

“焦局长！”小詹想要使力夺回司机的位置。

“走开！”姓焦的猛推了小詹一把，小詹的后脑勺磕到了车门上。然后，车子就被那混蛋给发动起来了。然后车子蹒跚起步。

驾车的人醉了，车子也就醉了。马力不小的三菱越野车在焦副局长的驾驶下冲上大马路，车速很快，东摇西晃。我的酒劲儿早被吓没了，司机小詹也急得头上直冒汗。

“咋样？老子、老子开车技术高、高着呢。老子有驾照。”姓焦的很得意。

“焦局长，我叫声爷咋样？你赶紧把车给小詹开。你能把我们吓死。”我顾不上尊严和满腹的怨气，用哀求的口气对这位副局长大人说。

“去，去去去，一边待着去。老子、老子好不容易有兴趣，给、给你们当车夫呢，你还不、不知足，不知好歹？你再多嘴，我、我给放到一百八、一百八十迈咱玩玩？”

“焦局长，你千万！你千万慢点儿开。你不要命了，我老家还有七十岁老母，儿子还正上学呢。”我对这混蛋无可奈何。我的心都要提到嗓子眼儿了。

“焦局长，你慢点儿！”小詹急得声音都带上了哭腔。

姓焦的对我俩的劝阻置若罔闻。还领导呢，德性！我对这混蛋实在无奈。

越野车疯狂上路。我的心跳加速，酒劲儿都随着头上的冷汗散发出来了。天哪！

果然，不久就出事了。

已经是夜里十点多钟了，街道上行人不多，我们可爱的焦副局长一脚油门，车子一下就飙到了八九十迈。他还得意地哼起了小曲，纯粹是一个醉汉的

形象。车子行进到一个十字路口，左前方猛地蹿出来个骑车子的小伙儿，看来也是个不知深浅、不惜命的家伙。焦副局长不仅醉酒，而且正得意，哪里还有刹车的意识？我在后排座位借路灯光看得清清楚楚，那小伙儿一下子被撞得飞了起来，然后就重重地摔了出去。

我眼睁睁地看着车祸发生！

有时候偶然性里面包含着必然性，事情的发生发展绝不以我这小小办公室主任的意志为转移。

车子是坐在前排的小詹帮着刹住的。等车停稳了，小詹先瘫到了座椅上。焦副局长还在叫唤：“咋啦？咋啦？谁叫你给我刹车的！”

“焦局长，你把人撞了！”小詹的声音在发颤。

“瞎、瞎说！怎么会呢？”焦副局长说。然后他就眼皮耷拉着，要瞌睡的样子。

事实上已经出人命了，这事情显然比他的话分量要重些。

在我的指挥下，小詹帮我把已经丧失了神志的小伙儿弄到车上，然后赶紧开车直奔医院。小詹一边开车，一边就带上了哭腔：“主任，赵主任，这该咋办呢？”

“你别怕。先救人。”我怀里抱着个半死的人，嘴上安慰司机小詹说。其实我自己的心脏也突突狂跳。焦副局长靠在副驾驶的座位上竟然发出了鼾声。

医院急诊科的大夫、护士一阵忙乱。有用没用他们必须先尽到救死扶伤的光荣责任。

经抢救无效，那个骑车的小伙儿魂归天国，死因是他的脑袋摔坏了。你说说，这小伙儿死得冤不冤？况且，这样送了小命有什么价值？

我在第一时间打电话通知了我们曹局长，并且大致说了真实情况。曹局长当机立断，电话里就命令我先不要急着报案，然后他急急率领单位几个得力干将——基本上是刚才吃饭的全班人马——赶到了医院。

曹局长镇定自若，从容应对：“小詹，不管怎么说，责任都是你的。等一会儿公安局的人来了，你要勇敢地承担责任，其余的事情随后再说。大家都听着，刚才是小詹驾车送焦副局长和赵主任回家，是这个小伙子不遵守交通规则，闯红灯蹿上马路，才造成这起交通事故。大家都不要慌，也都不要乱说话。”曹局长虽然声音不高，但是很威严，不容置辩。他喊来另外一位小车司机：“刘师傅，你先把焦副局长送回家，叫他好好休息。”

刚才出事的时候我倒是没怎么慌乱，现在听了本单位第一把交椅的现场指令，却不由得一头冷汗。领导干部酒后驾车撞人致死，这是多大的事情？曹局长竟然把当事人隐藏起来，想要瞒天过海，并且当众统一口径，订立攻守同盟，要

我等欺骗公安交管部门!

能这么做吗?良心、道义、法制观念,都不要了?尽管曹局长一脸镇静,我的头上却不住冒冷汗。

曹局长又利用交警到来之前的一会儿空隙,把我和司机小詹叫到一个小房间,神情严肃地叮嘱:“这事情就是一起交通事故。而且根据你们叙述的情况分析,我认为主要责任在那个小伙子。所以,对咱们单位来说,这不是啥大事情。你们就记住一点,车是小詹开的。小詹你记住,这件事你本身就有错,要是被查出你把方向盘交给别人,你责任更大。你一定要按我说的办,将来如果你受到处罚,单位会补偿你的一切损失。”曹局长说话的时候神情愈加严肃,脸板成了一块铁。

小詹像木偶一样连连点头,我也无话可说。我的心里一直在咒骂姓焦的那杂种,不过这曹局长胆子太大了!他竟然说“不是啥大事情”,人命关天哪!假如车子在头脑清醒的小詹手里,一个急刹车,那小伙子也许就保全了性命。他作为一个骑车夜行人,即使在遵守交规方面犯了错误,但也不至于去死啊。我又眼睁睁看着这小伙儿因为某种人为操作,就要成了冤魂!

我们单位在场的人严阵以待。曹局长眼睛里熠熠放光,没有哪怕是一丁点儿倦意或者醉意,刚才的酒都不知喝到哪儿去了。其他人也都精神振作,表现出很强的战斗力和团队精神。我们局的这支队伍不愧是曹局长一手带出来的!

公安交警姗姗来迟,原因是他们并没有在第一时间接到报警,我为此而内心惴惴不安。

“现场我们已经去勘查过了,你为什么那么晚才采取刹车措施?车速也高?”交警队的人开始调查,一个负责人模样的责问司机小詹。

“那小伙子从旁边冲过来太猛,我当时没反应过来。等我发现了,就立即踩了刹车。当时马路上行人车辆都很少,前方信号也是绿灯,所以车没有减速,不过也不算快呀。”我没有料到,这个小詹倒是一位遇事不慌的主儿,他回答交警的话里明明有假,但却神色镇定,连一个磕巴都不打。

“当时还有谁在车上?”交警问。

“还有我。我、我当时坐在后排。司机说的、说的都是真的。”我心里不是很踏实,违心说话,所以显得不大流畅。

“车上还有我们一位副局长。他身体不大舒服,已经回家休息去了。”我们曹局长主动插话说。人家那才叫大将风度呢,没有一丝一毫惊慌。我不得不佩服他的镇定自若。

“你没喝酒吧?”交警问司机小詹。

“没有没有。我吃饭的时候滴酒未沾。我们开车都不喝酒，赵主任平时管得可严了，这方面违反了纪律，他把我们往死里罚呢。”小詹仍然很镇定，捎带还把我表扬了一番。

“车上其他人喝酒了？你该没把车交给别人开吧？”交警这样发问，弄得我心惊肉跳。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小詹的回答斩钉截铁，“不光赵主任，我们曹局长也说过，哪个司机要是敢把方向盘交到别人手里，就让他彻底下岗。我们吃了豹子胆也不敢，绝对不敢。”

那交警不仅不再质询，还冲着小詹微微点头。

接下来的调查过程就波澜不惊了。

在交管部门做出事故处理结果之前，曹局长利用和交警队一位负责人的老乡关系及时为小詹作了疏通，同时也让我和另外一个科长专程去对那死者的家属进行了安抚。最后，这起事故是这样认定的：死者骑车闯红灯高速冲上主干道，是造成越野车撞人事故的原因，故死者应承担主要责任；根据现场勘查，越野车驾驶员及时采取了制动措施，在事故过程中属于无过错的一方。但毕竟是机动车撞了骑自行车的，被撞的人又死了，所以机动车司机和车主要承担一定的经济赔偿责任，司机也要先吊销驾驶执照。

交警队处理之后，我们曹局长显得很大度，说：“毕竟是单位对个人，人家又丢掉了性命，给事主的赔偿应该从优。”所以，在按照交警部门裁定的数额赔偿之后，局长还让我代表单位给那小伙子的家属送去两万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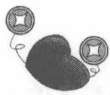
死去的那小伙子是他们父母的大儿子，老人为了让他有一份工作费尽心机。他还有一个弟弟尚未婚配且无正式工作，所以其父母白发人送黑发人，是真正的痛不欲生，让人看了心生不忍。那小伙子的媳妇儿穿着打扮却很妖艳，看不出有多大痛苦。况且她也没有孩子，改嫁他人也不是难事。

按照交管部门的处理意见，司机小詹本人要承担赔偿责任不得少于两千元。但实际上，他该出的钱都由我们单位给补上了，他的工资奖金什么的也没受影响。驾驶执照在三个月之后也由曹局长亲自出面沟通协调，又给他弄回来了。

我的老天爷呀，这件事仔细想起来真觉得亏心！一条活泼泼不到三十岁的年轻生命，就因为我们那位姓焦的副局长酒后违章驾车而葬送了，天知道出事的时候是那小伙儿闯红灯，还是我们的车闯了红灯，那时候我确实没留意，而那个较偏僻的十字路口也没有电子监视设备，交警做出小伙子闯红灯的判断完全是听信了我们的陈述。我总觉得这小伙儿是被人给谋杀了，姓焦的那混蛋是元凶，而小詹和我都是帮凶。这件事要是没有真相大白的那一天，我就会背上一辈子的良心

债。我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且不管姓焦的如何，我一定是会做噩梦的！

焦副局长完全逍遥法外，一如既往地为单位人五人六，但我估计他在背后会对曹局长感激涕零，磕头下跪都是应该的。自从这件事以后，姓焦的对我也比过去客气多了。我还发现他的一个变化是在酒桌上谨小慎微了，不再乱逞能，不再逼别人喝酒，而且从来也不再摸单位小车的方向盘了。可见他多少也还有些人性，智商也不是很差。



## 克夫相的秦秀丽说我是农民

“怎么啦，怎么啦？你怎么老是一脸的倒霉相？一进门就拉着个脸子给谁看呢？我们娘俩招你了惹你了？”下了班刚刚回到家，我那杏核眼高颧骨塌鼻子的婆娘秦秀丽就冲着我嚷嚷。

进门的时候嘴撇脸吊是因为那天我在单位无端地受了窝囊气。事情是这样的：曹局长去向他的顶头上司汇报工作，本想借机自我表扬一番，以达到邀功请赏的目的，不料拍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莫名其妙地挨了一顿剋。原因是我们局里某个职工为评职称的事写了匿名信告状，并且威胁说不解决问题就要上访，主管的副市长就把来汇报工作的曹局长兜头收拾了一顿，说他没有办好自己的事，没有管好自己的人，没有看好自家的门，影响了安定团结的大局，有悖于建设和谐社会的大政方针。曹局长跟上司只能忍气吞声，但是一回到单位就现趑现卖，把气撒到了我身上，原因是我负责的部门分管本单位的信访。于是我也窝了一肚子火，心想匿名信这种事谁能防患于未然？谁能杜绝得了？这么大的单位要是没有一个两个好事者无事生非那岂不是咄咄怪事？况且你们领导处理牵涉职工个人利益的事情总是要照顾七大姑八大姨协调各种各样的关系，难免有的人就作了牺牲就不服气而且求神告庙无门，于是就想出写匿名信这种办法来撒撒气，谁能把他咋的？我当主任的低能，你当局长就一定比别人尿得高？你训斥我无非是官大一级压死人，并不能证明你就比我有道理！

尽管窝了一肚子火，我也不能在领导气头上硬碰硬自找残废，心里像吃了苍蝇表面上仍然唯唯诺诺。所以回到家我仍然一脸愁苦，就像饥饿时被人掰走了半个馍馍，贫穷时让小偷掏了兜里仅剩下的吃饭钱一样。

“我倒霉相就倒霉相不要你管，你颧骨长得那么高明明就是克夫相！我倒

霉了大半辈子都跟你有关系，没有个贤惠婆娘我不倒霉谁倒霉？”我气冲牛斗朝着自己老婆大声嚷嚷。

“哎，你还来劲了？我估计办公室主任又让领导收拾了一顿，到家里拿自己老婆撒气，你这算什么本事呀！”

“我就这本事，不服气你就滚远些。你这种混账老婆我早就受够了！”

对于秦秀丽这号不看男人脸色永远自以为是的婆娘，我在长期的婚姻关系中总结出一套对付她的办法，那就是你不贤惠我就比你更混账，你不说人话我也就只好满嘴的昏话鬼话混账话。我这样做的直接效果就是秦秀丽偃旗息鼓，不再跟我找茬儿闹事。

看我比她声音更大，秦秀丽果然撇撇嘴就不再吭气了。

“劳驾赵主任剥上几头蒜，准备吃清炖羊肉。我看今儿买的羊肉里头有一个东西像是羊鞭，给你吃了长精神，再去找‘小姐’就能百战不殆。”过了一会儿老婆从厨房出来，涎着脸对我说。秦秀丽刀子嘴豆腐心，骨子里其实对我不错，且不管她调侃我的话是真是假，厨房里确实飘散出了羊肉的香味。

“找‘小姐’？告诉你秦秀丽，老子不吃羊鞭在女人身上照样百战不殆。我今儿困了乏了厌了倦了，也不想吃臭烘烘的大蒜了，你做你的饭，我先眯一会儿再说。”说罢我从茶几上抓起一个洗干净的红富士苹果就进了卧室。我平展展躺到床上啃完了苹果，顺手就将苹果核儿扔到了床头的地板上。

“赵主任，赵大爷！”我家的婆娘一边大喊大叫一边来到卧室要揪我起来吃饭，“哎呀，这是啥？你要谋害我！”秦秀丽一不小心让我扔下的苹果核儿滑得跌了个屁股蹲儿。

“农民！”秦秀丽一如既往地骂我说，以消解“尾巴骨”一带的疼痛。

秦秀丽对我使用语言暴力频率最高和最恶毒的话就是“农民”。

秦秀丽说我是农民很有道理，我家世代代就是农民。我是顶着一头麦衣进城念书的，然后又带着满身的泥土味儿当了干部，娶了小市民出身的秦秀丽做妻。秦秀丽家要论阶级成分正是所谓的“小商贩”，只不过因为她爷爷作为农民后代是不肖子孙，懒于劳动逃离土地混进县城，后来就做了小生意。县城的人总觉得自己比乡下的农民高一等，殊不知小市民习气比起农村人的淳朴厚道来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跟秦秀丽是大学同学，那时候她不知看上我的啥了，往死里追我，想不理她都由不得我。毛病出在我那时候也没有恋爱经验，而年轻的身体对异性又有旺盛的需求，再加上二十岁上下的女子即使真丑看起来也不那么丑，何况秦秀丽长得也算差强人意，这样一不小心我就上了贼船。

我在老家的时候，因为家里上有兄下有妹，父母就不觉得我有多金贵，就

没怎么把我当回事，虽不能说是人嫌狗不爱，但也绝没有多少温情和娇宠，遇到了秦秀丽，有人关心、有人照顾的感觉真是不一样。我本来长得也算挺拔，浓眉大眼、方面大耳，这就使得秦秀丽无端地产生骄傲情绪，以在校园内外挽着我的胳膊高视阔步为炫耀的资本。我自己也十分没有出息，和她在一起就像一切谈恋爱的人一样动辄热血沸腾。花前月下的搂搂抱抱愉悦而又销魂，秦秀丽充满青春活力的滚烫的嘴唇和舌头也不失为天下第一美味！

尽管是秦秀丽主动追求我，但在我俩交往的过程中她偶尔也还是会露出狐狸尾巴，那就是她从小市民家庭带来的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好像我出身农村，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是缺陷、是先天不足。大学毕业后是我先选择了远离家乡来到这个西部城市，秦秀丽屁颠屁颠也就跟上来了。我心想离家远了出身农民就可以忽略不计就不算什么短处了，秦秀丽在我跟前唯一的优越性说不定也会荡然无存。可是新婚燕尔的热乎劲儿并不能万古长青，况且我们已经恋爱好几年彼此早已没有了新鲜感，我在她身上笨拙地开垦处女地也是在大学毕业之前完成的。所以，甜甜蜜蜜的小家庭维持了不过三五年时间，感觉就慢慢变味了。真正的婚姻家庭不仅有卿卿我我、搂搂抱抱、接吻以及性爱，必然还有油盐酱醋茶、吃喝拉撒睡，洗衣服、做饭、打扫卫生、找人修理漏水的马桶、捅开堵塞的下水道，并不都充满了诗意。有了孩子就更麻烦，从把屎把尿到喂吃喂喝到看病服药，从只会哭闹到牙牙学语到蹒跚走路，从加强营养到智力开发到培养特长，在这一系列过程中我充分体会到了当初我父母的不容易，同时也逐渐生发出许许多多的厌烦和无奈。客观地说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秦秀丽无论责任意识还是所付出的辛劳都比我更胜一筹，尽管这样，我对于如此这般的婚姻还是很不满意，尤其不满意秦秀丽平庸琐碎絮絮叨叨，整天在你眼前晃来晃去，一身的油盐酱醋味道和小市民习气，本来和和美美的夫妻、亲亲密密的“另一半”，有时候感觉上形同陌路，心理上更是觉得彼此越来越远。这样，不知从何时起，我跟秦秀丽夜里在床上偶尔就弄出背靠背的姿势来，因为生活中的鸡零狗碎而引起的拌嘴也随之而来。

“农民！”秦秀丽用高度恶毒的语气说。

“农民就农民。”我吃饭的时候故意把嘴弄得很响，吃着吃着一个响亮的喷嚏将唾沫星子及各类汁液四散喷溅，其中相当一部分涉及了秦秀丽的衣服和面部。我在心里还在为农民辩解：农民才不这样，就连猪也不是这样的，你拿农民当骂人的字眼，那我就给你“农民”一下，看恶心不死你！菜碟子还没有端走，我就把脚伸到权当饭桌的大理石面茶几上，而我的脚丫子爱出汗我又故意一礼拜没洗，恶臭扑鼻。



“农民！农民！你比农民还农民！”秦秀丽气急败坏地大喊大叫。

“哈哈……”我笑得几乎背过气去。

刚结婚时我按照在老家成长过程中养成的习惯，睡觉要脱得光溜溜的钻被窝。为了这一条，秦秀丽自然没少骂我是农民。但我总觉得这样睡着舒服，不惹虱子——进了城以后的确也再没见过虱子，那东西倒成了稀罕物了——还节省衣服，优越性多了去了，所以坚持不改。那时候毕竟新婚，两个人都年轻力壮，夫妇间房事频繁，不穿衣服做起事情来方便又快捷。因为这缘故，秦秀丽也逐渐让我影响得养成了不穿衣服睡觉的习惯，这是她跟上我沾染了农民习气的例证之一。

可是后来，我的积极性锐减，夫妻生活逐渐过渡到秦秀丽永远是主动的一方。每一次做事，总是她先想了，然后就开始动手动脚动嘴，硬是在我懒洋洋的状况下把我调动起来然后再把我推进欲望的火坑，尽管在那个过程中总要被她弄得雄兴勃发，但我仍然喜欢草草了事，然后倒头便睡。我这样做多少有些故意制造恶作剧的味道。有时候我自己明明想了但就是咬牙忍着，她不主动我也绝不给她哪怕是一点点暗示。我想长此以往她的性欲会下降，那对我来说无疑是一种解放和减负。这样尝试了许多时日但效果不是很明显，我仍然不得不一次次体味到被“强奸”一样的滋味。我这样想尽管也很混账，但内心确实就是这种感受。再后来终于发展到我洗完澡穿上宽松的睡衣就不再脱下，几十年养成的光身子睡觉的习惯竟然因为躲避与妻子造爱而得以改变。我也知道秦秀丽性欲强烈的程度——女人三十如狼四十如虎，秦秀丽正处于狼虎之间，并不会因为我在被窝里穿上睡衣而改变，薄薄的一层真丝睡衣也不足以给她形成真正有效的障碍，但穿上总比不穿强，有障碍总比没障碍好。一开始穿睡衣睡觉不仅自己不习惯，秦秀丽比我还要不习惯，她恨不能把那睡衣撕烂了或者找把剪刀铰碎了，问题在于真丝的还值几个钱，我节俭的小市民妻子舍不得。

“农民！你就是一个农民！”秦秀丽被我的脚臭味熏得忍无可忍，然后就恶狠狠地声讨我：“嫁给你这样的农民，我简直倒霉到家了。就这你还以为你是啥值钱的宝贝？你爹你妈你爷爷你奶奶你太爷爷太奶奶都是脱成净身子光尻子睡觉呢，你咋还出息得学会穿衣服睡觉了？你到底是啥意思？不愿意跟我在一张床上睡了咱就分居，我晚上搂着儿子睡，你滚到一边儿去！”

“好好好，行行行，这可是你说的！”

这以后，我们之间的夫妻生活好像越来越不和谐了。我动辄就早泄，有一段时间我甚至怀疑自己要阳痿，要过早地变为ED患者或性无能者。秦秀丽也往往因为在上升阶段乃至起步阶段就被我抛开了而弄得很恼火，对我连掐带拧

然后就撅着嘴给我一个后脊梁，而这恰恰又是我巴不得想要的结果。

“去去去，以后每天晚上我给你放假，你出去爱到哪儿玩到哪儿玩去。咱这城市也不是没有红灯区，你看那些小姐一个个年轻的、漂亮的、妖冶的、骚情的，红毛绿毛红嘴唇绿眼影红尻子绿屁眼的，你想要什么样的都有！三角街那一带的小黑巷子里一到晚上全是那些低档野鸡，见了你这号英俊青年还不给抢了撕了，又便宜……”又一次失败之后，我表现出深深地厌烦，秦秀丽就嘟囔囔没完。

“去就去。现在的男人不出去嫖，别人还以为你没本事。秦秀丽同志你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我真的去了您千万别后悔也千万别有什么想法，今后一旦有了机会我就会争取不辜负您老人家的殷切期望。”

“男人没一个好东西！难怪人家都这么说。”秦秀丽同志鼻子都气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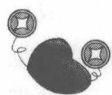
“老词儿。你咋就这水平？你能不能自己创造出点儿新鲜的来？”我继续即兴发挥。

“我日你八辈子的先人！你这个农民！”这是秦秀丽同志最后的杀手锏。

“你还有这本事？哈哈……”我笑得很流氓。

我的家庭现状就是这个破样子。

秦秀丽说让我去找“小姐”，其实在官场上混，也不是没有找“小姐”的机会，有时候还是公费的呢。



## 黑蛋儿感觉他跟个皇上差不多

“哥！啊呀，还真是哥。没想到没想到……”

有一天我在单位上忙得焦头烂额，下了班走在马路上仍然低头皱眉一脑门的官司，忽然对面就有一个人大声嚷叫着。我定睛一看，挡在我面前的是一辆脚蹬三轮车，车把前方镶着一块儿白色的薄木板，上面歪歪扭扭的字体写着“收旧家具、旧家电、各类废品”。

骑车的男子已经跳了下来，满脸堆笑看着我。

“你是？”我只是看着对方有些面熟，听口音判断他应该是我老家那一带的人，但一下子想不起来究竟是谁。

“嗨，哥呀，你咋连我都认不出来咧？咱是一个村子里的，虽说出了‘五